

一甲子的附中精神

實驗五班（E5ers）六十周年同學會

人生的晚年最令人不堪的就是舊友的凋零和離去。本來就不是經常的來往，一有消息傳來，不是已經往生，就是不久人世了。給人的震驚是：上次還是好好的一個大活人，怎麼說走就走了？還有好多話都還沒說完呢！真是讓人百感交集，林明仁因車禍突然離去，更是情何以堪。記得在他的追悼會上，有一幅比真人還大的全身照片，一頭銀髮梳向後腦，帶著皺紋的臉上帶著他的“註冊商標”笑容，給我的感覺是他活生生的就站在面前。有人說過：“銀髮族群，雖然有豐富的過去，但是只剩下有限的未來。”為了要延長“有限的未來”，銀髮族就很努力的去吃無味的食物和做無趣的運動。這些都無法讓我們從記憶裏抹去或是忘懷一生渴求過的願望，曾有過的熱情和曾受過的打擊，得到後又失去了的財富，來了又走了的愛情，等等，這些都是“豐富的過去”。現在面對著的是快速消失的時間，還有那閃爍著的身體健康紅燈，時不我與的壓力排山倒海似的迎面撲來，最後的“大限”已經在前方招手了。林明仁是個聰明人，也是個慷慨的人，他領我們去開拓“豐富的過去”；計畫舉辦“一甲子重逢”的活動和編印“半世紀點滴與剪影”的冊子。雖然這都不能改變我們的“有限未來”，但卻能帶給我們“無限回憶”，那是人生旅程裏最後的喜悅和光明。但是誰來接他的手呢？

廖征亮是天生的“組織部部長”，他曾精心策劃了很多的活動，包括在洛城實驗五班同學（E5ers）定期的聚會，南北加州同學們的聯合行動和“實驗五班全球大會”等等。在 E5ers 中能發揚光大林明仁的願望也就非他莫屬了。廖征亮義不容辭的站了出來，制定了前期作業的時程，更新通信資料，決定分工的內容，從 E5ers 中選出志工，指派任務，循序漸進，邁向目標。借用曹恆平在一篇序文裏的“意境”：萬年前，當渾沌初開，女媧補天之際，一塊經過千錘百鍊的巨石，直墜太平洋大陸東陲，落地之前一分為二，一塊落于曹家大院，多年後被曹雪芹拾獲，蘊育出曠世巨著，《紅樓夢》，和一位“數學家兼文豪”的曹家後代。另一塊則在雲際天上繼續盤旋，最後繞過林家村在幾塊稻田和一條水渠，蜻蜓點水數下後，猛地彈高越過正義新村，終於目標出現，精準的墜落在師大附中，石破天驚，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頓時集結了來自空小，北師附小，女師附小，國語實小，東門國小及各路“雜牌軍”的英雄好漢，E5 就此成軍，在世間叱吒風雲已有一甲子。如今好漢們年邁力衰，也只能遊走在回憶之中了。西元 2012 年 10 月 26 日，碩果僅存的好漢們，聽到了再度響起的集結號，於是從四面八方，遠近各地，彎腰馱背，步履艱難的向臺北市八德路三段的“法藍瓷音樂藝術餐廳”集中，在天光漸暗的傍晚，成軍一甲子後的 E5ers 大會準時開幕。

廖征亮首先報告了 E5ers 大會的前因和過程，出席的人數，向志工們致謝，特別提到徐小波的同事為我們安排的場地，美酒和美食，樂隊，攝影師和其他瑣碎雜事，等等。接著徐小波介紹了這間名字特長的餐廳主人，原來他也是一位藝術家，是在餐廳裏陳列的“法藍瓷”創造人。這些瓷器很像荷蘭的“青瓷”（Delft Blue），只是顏色是紅的。據傳在清朝乾隆年間，荷蘭人盜竊了景德鎮青瓷的“知識產權”，讓他們在以後的數百年裏成為歐洲皇

室御用瓷器的製造人。所以建議它改名為“臺北紅”，說不定可以和“代爾夫特藍”齊名於世。在自助餐開始前，E5ers 就主動把“排排坐”的桌椅重新排列組合成幾堆，E5ers 開始了分組討論，啟動了 E5ers 最拿手的憶苦思甜和不打草稿式的吹牛。每一堆都有不同的話題，E5ers 可以去又拿了一盤菜，端著斟滿的一杯酒，游走於各堆，尋找喜愛的話題，坐下來繼續他語無倫次的談話。突然間，震耳欲聾的音樂響起了，曾幾何時 E5ers 成了美國爵士樂的愛好者，臺上一位半老徐娘的歌手在歇斯底里的唱著藍調歌曲，數次請求降低音量未果，加上因年老的耳背，我們在台下就只好在彼此的耳根嘶喊，繼續談天，雖然是其樂無窮，但是很辛苦。

多年未見的“老”友相逢時，是很富有戲劇性的幽默；兩位 E5ers 見面，熱烈的寒暄，互道相思之苦後，其中一位就如數家珍的，述說“張三”的豐功偉業事蹟和丟人現眼醜事，表示他們曾是有過交情的鐵哥兒們，口沫橫飛了一陣後，發現對方滿頭霧水，才知道是張冠李戴認錯人了，馬上又將過程重複在“李四”身上，等看見對方還是在搖頭，他就開始擦汗喝酒了。有人說“老年人”退化後，大腦裏少了一根筋，因此思維的方法也很不尋常。廖征亮交給我的前期任務是擔任在臺北的 E5ers 聯絡人，轉達開會的集結號，除了遍尋不著的三位外，其餘的，除了兩人，都很高興的答應出席。這兩人之一在電話中說：“我有困難。”，簡單扼要的回答留下不少想像的空間，是財務？政治？感情？另一位以書面回答：“童年友誼，稚齡愛情，如夢如幻，君曰‘夕陽無限好’，我云‘明日又一春’。朝陽夕月，緣起緣滅，欲辯無語，天要下雨，娘要偷人，隨它去也。”據聞他念小學時，覬覦班長有喊：“起立，敬禮，坐下。”的特權，他就陰謀奪權得逞，但沒想到那位班長也成了我們 E5ers 之一，難怪他對聚會意興闌珊，因此才留下了“歪句”。還是他真的少了一根筋？不來也罷。

E5ers 最熱愛的話題之一就是談論我們的老師，老師們當年用來對付我們這些毛孩子們的言論和心態，現在被我門抽絲剝繭的分析是有點不厚道，但是“可談性”卻很高的，所以大夥還是津津樂道。有一位教國文的老師陸徵麒，他是在五四運動時畢業於北京大學，也曾在國史館任職，當時他看好一位 E5er，認為他是日後成為“黨國要人”的材料，但是他進了土木系，老師失望之餘，問道：“君乃經國濟世之才，奈何以磚瓦木石為之？”可是 E5er 有意想不到的潛力，多年後他終於拋棄了磚瓦木石，游走於“茶與咖啡”與“大中東行紀”的文明之間，還能抽空執掌一所大學，E5er 的多才，多藝和多樣性，陸老夫子地下有知，也應該滿意了。

突然，震耳欲聾的爵士樂停了，取而代之的是非常感性的男性歌聲：“你問我愛你有多深．．．輕輕的一個吻，已經打動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原來是吳伯雄在唱由翁清溪作曲，孫儀作詞，陳芬蘭原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它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鄧麗君去東南亞巡迴演唱時一舉唱紅，成為華人世界家喻戶曉的經典名曲。吳伯雄的歌喉和表情動作都無懈可擊，可謂是唱作俱佳，讓我們的聽覺神經在長久的沉重負擔後，喜獲甘霖，有了及時的休憩。當年陸老夫子看走了眼，沒看清楚我們的吳大官人才是“經國濟世之才”，他不但沒有用“磚瓦木石為之”，還游走於“三民主義”和“建國大綱”之間，在臺灣政壇上不僅呼風喚雨，還再度唱紅了鄧麗君的老歌，最後當上了執政黨的主席。這首歌背後的故事是一個古老的傳說；一位美女小偷，竊取了她男人的不死之藥後飛到月亮上，那裏的廣寒宮雖然是

瓊樓玉宇，但是高處不勝寒，讓她後悔莫及。這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的男人是后羿，是位神射手英雄，當時天上有十個太陽，把地上的人都烤的焦頭爛額，后羿用箭射下了九個太陽，西母娘娘就特准他每年一次變成玉兔，到廣寒宮去和嫦娥幽會（月震？）。但是拿月亮上的一位竊賊或是那一片蒼涼的外星來代表政治人物的心是有點不可思議。

話題裏談起了對這次聚會始作俑者林明仁的懷念；離附中不遠有“正義新村”和“林家村”，它們是相隔了幾塊稻田和一條水渠的前後村，前村住了劉岳仁，劉成伯和徐淵博三位空軍子弟，後村住的是林明仁，也許是因為地緣的關係，他們成為特別關係戶的總角之交。林明仁在他寫的憶舊短文裏自我招供，說當年追求陳瑞枝時，還請徐淵博當過他的私家偵探，調查他未來的妻子，取得了有關“人品，膚色，身高．．．等重要資料”。有了徐淵博的背書，林明仁才放心的把陳瑞枝娶進了林家村。但是他的膽大妄為，居然敢調查我們玉潔冰清的林大嫂，婚後肯定是被修理過了，頭髮都全白了。如今這兩位委託和被委託的 E5ers 都已作古，正如數年前蔡禮民說的；老天爺手裏有一本點名冊，點到了誰，誰就得上路，不管你是如何的掙扎，求醫吃藥，拜爺爺哭奶奶，都沒用。

在接近午夜時分，E5ers 不是醉了也是“微醺”，朱唯幹的“領導”朱琨，穿著鮮紅色的晚服，領著一群年逾古稀的老頭，高歌一曲《當我們同在一起》，雖然是“老聲童唱”，比起天使之音，是差矣！但是比起震耳欲聾的藍調，是親切的多。雖然已經相處了一甲子，E5ers 還是“我看著你，…，你看著我…”互相傻笑。青春不再，如能有酒當歌，還老返童，未嘗不是一樂也。歌聲漸去，珍重再見之聲此起彼落，鳴金收兵的號角響起了，何日君再來？

在過去的一甲子之間，王寬治，蔣淨根，胡永全，陳子毅，周國民，戴盛仁，張希賢，晏甯，呂傑雄，趙蜀剛，劉兆藜，林明仁，徐淵博，一個接一個的走了，頻率是以對數方程式的變化在增加。斯人已去，留下了無限的思念。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留下來的 E5ers 還要面對著有限的未來。

廖征亮從攝影師手裏拿到了他的光碟後，給了我一個後期任務，六個月內完成，為準備出版的“影集”寫一篇前言。但是就在第二天，接到了徐淵博去世的通告，我想到了那本點名冊，決定還是及早動筆。

陳介中

2012. 12. 16 臺灣淡水

Jay Chung CHEN
3174 Orlando Road
Pasadena, CA 91107
[Tel: \(626\) 529-3418](tel:(626)529-3418), email: jcchen@ust.hk